

## 注事如昨

## 造场

■唐运华

布谷鸟“麦秸垛垛”的鸣叫声催促着农民赶快收麦，田野金黄色的麦浪预示着一年一度最重大的农事即将来临。麦收前的气氛紧张焦灼，第一件事便是造场。

打麦场因地制宜，有的人家在地头，有的利用零星菜地。在村西侧，我家有三分菜地，因地块小，种粮麻烦，我们用它造场，麦后复耕种菜。

天不亮，父亲便把菜地整平，否则下雨便会在洼处积水。下一步是挑水泼地，路南侧有一眼砖井，井四周长有灌木，井壁布满青苔。头天下午挑水把麦场泼湿透，第二天一早套牲口造场。

早晨金色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洒在父亲的草帽上，父亲的褂子早已湿透，像迎接人生的大考。路过的村人看着金黄的麦田，议论再过几天便可下镰收割了。

大集体时，小麦亩产一二百斤，我记忆中，全家六口人只分一口袋小麦，过年、麦收时才舍得吃几天好馍。麦收活重，吃好馍是对农民的犒赏。分责任田后，慢慢地，全年都能吃上好馍了。

等麦场不干不湿，父亲在场里撒一层麦糠，然后套上骡子，拉着石碾，一圈圈轧场。

骡子排便不定时，正拉着石碾，一撅尾巴便哗啦啦撒一泡尿，噗嗒嗒拉一堆粪蛋。父亲带着粪篓头，用锨把粪扒进篓头，掬回家积肥。

忍受过饥饿的父亲，对麦收每一道工序都虔诚、重视。三年困难时期，父亲和叔叔从饥饿中挣扎着活下来，那时父亲最大的愿望是每天放开肚子吃馍。饥饿难忍时，父亲到南边冯杨庄姑奶家讨饭吃，同样挨饿的姑奶安慰父亲：“坚持住，只要能扛过这一关，以后便能吃上整筐子的馍！”经历过饥饿考验的老一辈人对粮食都非常珍惜，不容许浪费粮食的现象发生。

“庄稼活不用学，人家咋做咱咋做”，一家造场，家家造场。经过一遍遍石碾碾压，粗糙的场地逐渐平整。歇息时，父亲用铁锨把不平的地方铲平，然后再碾压。两天过后，光滑如镜的打麦场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像唱戏搭戏台，造好场，单等着把麦子拉来脱粒。

经历过繁重田间劳动的中年人对麦收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，那种原始的劳作方式与现代机械化相比，生产效率天壤之别。如今每到初夏，听到布谷鸟的鸣叫，我便想起以前难忘的麦收，和曾经经历的酸甜苦辣。

## 时光烙印



## 端午记忆

■杨亚爽

## 又闻艾草香

在我的老家，艾草沐浴春日的阳光雨露，散发出特殊的芳香。在端午节，艾草被悬于窗户和门楣之上，驱邪避疫、护佑平安。

每逢端午节，大人虽忙碌夏收，却不忘忙里偷闲，顺手从路边地头割几把艾草捎带回家，除了与菖蒲绑在一起挂门上避邪外，还将艾草扎成把儿，置于太阳之下晒干。冬至将至时，大人会取下留存的艾草，搭配茄子老根，洗净放进木桶，倒上开水浸泡。顿时，艾香四溢，充满低矮的房舍。趁热，大人小孩围坐在木桶旁，伸出双腿，任热气蒸腾，浸入肌肤，祛除身上寒湿，抵御数九寒气的侵蚀。

那时医疗条件差，村里人家有媳妇生了孩子，就隔三差五蒸艾浴、洗艾澡，借此消炎去湿。

长大后，常年在外出求学，渐渐遗忘家乡挂艾的习俗。直到前些年，颈椎极度不适，精通医术的父亲拿出长长的银针直刺我脊背、双肩等处，然后在银针顶端点上艾柱，暗火慢慢燃烧，艾柱散发出阵阵清香，通过银针将热量传至身体。待艾柱燃尽，再敷上热乎乎的毛巾，不适之躯顿时松弛了下来。定时诊疗，十余次下来，身体如释重负。此后，困扰我多年的颈椎病不再发作。

艾草香，是故乡的味道，也是我无尽的乡愁。

## 怀念母亲做的荷包

每当端午节来临，看着街上五颜六色的荷包，我便想起小时候母亲给我们缝的荷包。

母亲做事认真，就是做针线活也是那么细致，做出来的东西耐看、结实，缝的荷包就像一件艺术品。

端午节正值麦收时节，但不论多忙，母亲都会给我们缝荷包。她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材料，包括各种颜色的花布、香草、各色丝线，抽空就缝上几针。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，一个下午，刚下过阵雨，不能下地干活，母亲和邻里在家门口做家务活，有人缝衣，有人纳鞋底，而母亲在缝荷包。母亲缝的荷包各式各样，有老虎头式样的，有豆角形状和黄瓜形状的，针角是那样均匀、细密，邻里赞不绝口。

端午节那天，我和哥哥睡眼惺忪地醒来，姐姐把针线篮子拿到了我们眼前。篮子里除了有各式各样的荷包，还有手链。我暗想，这是母亲什么时候做的呢？姐姐把手链给我和哥哥戴上，把荷包也戴上，她说，母亲和父亲天不亮就到麦场打麦子去了。

后来母亲年龄大了，眼睛也花了，缝荷包已力不从心，这个事就由我妻子接力了。妻子做针线活的风格和母亲截然不同，她飞针走线，干得很快，可是在工艺上却达不到母亲的要求。母亲虽没文化但从来不说伤人的话，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儿媳。妻子做的活让母亲验收时，母亲端详一会儿，说：“粗糙糙穿上了，细润发发耽误了。”她用一种母亲的方式鼓励儿媳，同时也委婉地向儿媳提出了要求和希望。

如今，我已离开母亲外出工作多年，但她给我做荷包的场景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母亲做的荷包是一件艺术品，是一份暖暖的母爱，更是一份长长的思念。

## 心灵感悟

## 麦天印记

■晨曦

蛙鸣漫过堤岸  
布谷声在耳旁回荡  
玫瑰金的麦芒在风中摇曳  
田野上浮动着淡淡麦香  
弯月般的镰刀脱了锈衣

闪出耀眼的锋芒  
在收割者的手下  
欢快地追赶金色的麦浪

在平整的麦场上  
斑驳的石碾蓄势待发  
蓄积满满力量的它  
正期待着属于自己的战场

草帽在田间上下跳动  
拾穗的你身披夕阳  
汗水模糊了你的眼睛  
只听到板车在暮色里吱呀作响

## 人间真情

## 槐香里的姐妹情

■王杏芳

这世间草木皆有灵性，它们静静地诉说着自己的故事，就像那年槐林里的风，轻柔地拂过心田，至今仍在记忆深处轻轻摇晃，摇出一树树银白如雪的往事。

那年五月的某个清晨，姐姐晃着我的肩膀：“走！去邻村摘槐花！”那天姐姐穿着米色的灯芯绒外套，还是小屁孩的我，像条小尾巴跟在后面。五月的槐花，宛如被月光浸透的梦境，翠绿欲滴的叶隙间，花朵像串串洁白的风铃般垂落，散发着清甜的香气，那香气仿佛被阳光和微风细细地酿制，愈发浓稠。

姐姐踮着脚在树下打转，细碎花瓣钩住发梢，她的裤腿掠过草叶，沙沙声混着槐花簌簌的飘落声，成了只属于我们的夏日歌谣。

我也试着踮起脚尖，努力去够高处的花串，指尖却总是差那么半寸，急得在原地直跺脚。姐姐笑着拢住我的肩膀，温柔地说：“傻丫头，瞧姐姐的。”话音未落，她已经利落地攀上树干，将沉甸甸的花枝弯出一个温柔的弧度，任由我雀跃着将那些云朵般的槐花一串串收进竹篮。

姐姐把刚摘下的槐花一朵朵往嘴巴里送，我也学着她的样子，将槐花放入口中，清甜的汁水漫过舌尖，那一刻，我竟分不清是花露的甘甜，还是那份纯真的欢喜。现

在回忆起来，嘴里还有那淡淡的甜味、独特的清香。

“好吃我们就多摘点儿。”姐姐说着又往上爬，一边爬一边告诫我，“你不要爬上来，就摘你够得着的。”

我被眼前的繁花迷了眼，兴致勃勃地采摘，完全没注意到旁边树枝上藏着一个小小的野生蜂窝。在我伸手去拽那一簇开得极盛的槐花时，不小心碰到了蜂巢。

瞬间，几只蜜蜂嗡嗡朝我飞来。我吓得一慌，本能地想要躲开，但还是猝不及防，一只蜜蜂朝我的眼角蜇了一口，我疼得叫出声，眼泪瞬间在眼眶里打转。

姐姐听到我的叫声，迅速从树上下来，把外套脱下下来包在我头上，连槐花也顾不上拿，拉着我一路狂奔。

回到家，姐姐的额头已经沁满汗珠。她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挑出我眼角的毒刺，每一下动作都轻柔得像是在触碰一件易碎的珍宝。

等我情绪渐渐平复，姐姐拉着我的手，认真地说：“你呀，今天这事可得记住啦，做啥都得专心，要是刚才你能多留意周围，就不会看不到那个蜂巢。”我点点头，看着姐姐温柔又带着担忧的眼神，心里满是感动。

如今回忆起来，那片槐树林，那清淡的槐花香，还有和姐姐一起摘槐花时光，以及姐姐护着我奔跑的身影，就像一首温暖的歌，在岁月里轻轻吟唱。